

天順襄陽郡誌

四



天順襄陽縣志



重刊襄陽郡誌卷第四

文

晉故使持節侍中大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

公諱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
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公矣
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
風明指之盛代德擅規模仁誠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
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神
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
耀芳風遐流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郡
公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
書監于時當晉之盛揚英俊乃引公為相國從事中

卽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
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弘虞唐之
緒帝嘉取庸讎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

仍復

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鑒王度外綏區

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於勾陳握皇樞於紫極
于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
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允肅以江寇未夷乃召公
都督荊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
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
以德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士人均其利澤軍
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田疇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
望風吳人感服極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

軍公雖享有茅土厯登台階吐食下士貳於姬公方將
殪戎吳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攸游乎
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遣篤疾春秋伍拾有捌咸寧四
年拾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
侍中大傳南城侯印綬賜弔加常也及其塋上親臨
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勲大而屢辭封爵故
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
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歛公自出身
以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美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
其功勤其勲不榮其祿儀刑言行動為世範暨六年春
平吳策詔曰故大傳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
遠略與衆殊慮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祜策固

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勲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
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枯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為侯
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枯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
五千戶賜絹萬匹於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功德高
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群生涉其風者
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常德
未殞奇謀潛畧清功遺緒靡所寘心乃共碣石刊
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
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虞淵其度翼翼
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為而不有志凌
清大如何不弔中年殞未是表是旌

已上缺字石
碑剥落無考

大元至正四年歲次甲申秋九月吉日昭勇大將軍襄

陽萬戶楊克忠重建

唐上襄陽于相公書

廬陵羅琛鑄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
族授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二百餘里自
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推其義且
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
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夫人則狎而
玩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
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閑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
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
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伴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

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
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尚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
其能灝灝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
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
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
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
久則其資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柳宗元

某啓常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
過蒙存問捧讀喜惧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
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

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脩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晝詠宵興頓為所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橐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

與襄陽書

韓愈

柒月叁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湏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閭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怕人閭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

秣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閭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
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
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
壹拾捌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
拜

宋峴山亭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并子杜預元凱
是已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二子相繼於此
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
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

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之名何哉傳言井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

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重修梁昭明高齋記

淳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教條既定氓俗知勸邊鄙不聳民恬以嬉公於是搜訪

古先哲人遺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
高齋故址於譙門直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嘗聚才士
劉孝威庾有吾輩凡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
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悉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基
於是歟後人即其址為齋歲久撓腐摧於蓬蒿公命撤
而新之齋虛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覽無礙其西為
楚山壇蜿蜒扶輿如環翠屏旁出數峯蒼然秀色遠與天
際浮以清江飄以白雲熾穠去來瞬息百態其南則康
門峴首肩隨踵接橫闔几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牧
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烟霞杳靄之中近而里閭樓
觀萬瓦如鱗方春草木搖颺雜以丹碧市城雉堞迴還
璀璨鑒鑒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埜而得大觀

雖古今盛衰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一吐吞烟
雲朝夕之變化閱千載如一日者固存焉此昭明所以
飾為齋宇以處其徒廓其見輯其書而公為之敷昂慷
慨尚友昔人揖其風於既頽也始公以人物議論被上
眷知入為監察御史疏拾事譏切時病當上意遷太常
少卿日趨經筵益陳治道上以公所學為有用不數月
而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惓惓於文選何
哉昔李善嗜文選之學積其註為六十卷李德裕家不
圖置文選謂其書為不根好惡所在二者俱失之偏惟
公忘言於觥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為斯世之用公蓋得
其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迹繇公而不泯矣
齋之下舊有臺池今廢已久曰樂善堂者嘗闢之以藏

前後守將之像公以是為不可缺乃繪近之可記憶者傳見於其齋公名慶甫字子餘青城人云

拾貳年二月既望門人迪功郎新差監襄陽府戶

部大軍倉陳淇書

元羊公碑陰之記

右晉太傅羊公碑重刻善本襄陽鎮帥楊君廷臣伯郡侯呂君蒙甫屢登峴山追懷叔子盛德慨念古所謂墮淚碑今不復可見楊君之宗人志鄉稔聞王君君實家多先代碑帖暇日相過語及羊公碑君實適有是本欣然以授志鄉時宣文閣監書博士周君伯溫踰曉古人書法尤精臨摹志鄉以屬之乃購得山貞珉又得善工刻之崇真宮車載至路上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復樹

之峴首京師大夫士相傳以為盛舉按羊公故碑漫滅
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鐫者三證以吾宗文忠公生
于襄鄧間蹤迹最密其自夷陵今遷乾德正景祐過峴
山讀蕭成書 所選獨孤冊碑愛之收入集中不應遺
羊公碑而獨取此意者景祐新刻斯時尚未備也景祐
乃宴肅所作肅有創物之智為之必精第恐歐公未之
見耳此本字書之古疑為梁刻昔羊公遊峴謂從事中
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勝士登此
望遠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令人悲傷如百歲
後魂魄有知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
與此山俱傳由晉距今幾及千載元車書混同文治日
盛好古君子萃於輦轂於是典午遺文南城餘烈復著